

青城十九俠





# 青城十九俠

还珠楼主 著

巴蜀書社

1989年元月·四川

## 内 容 提 要

青城山脚富家子弟裘元，生具异稟。为寻师学剑侠，两入青城。百丈坪斩蟒狮，夕佳岩得仙剑，历经艰难险阻，得归青城派剑仙矮叟朱梅门下。旋即受师命与长春洞府虞南绮结为伉俪，夫妇二人同赴滇黔苗疆积修外功，杀怪蛇，救长人，与天蚕仙娘斗剑，又偕峨眉派、武当派仙侠锄暴虐、诛魔怪、取灵药、寻异宝，经历了正与邪、善与恶的大搏斗和爱与恨、生与死的大考验，终于创立青城派。

全书着重描写“人世武侠”的生活经验及苗疆异俗，构制出一个神迹、志怪、武侠糅合的奇幻世界，不愧为金庸、梁羽生等新派武侠的先声。

青城十九侠（第一册）

还珠楼主 著

---

巴蜀书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7 字数 340 千

1989年1月第一版 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0 册

---

ISBN 7-80523-191-3/I·81 定价 4.72 元

## 出版前言

《青城十九侠》，还珠楼主著。

还珠楼主本姓李，原名善基，四川长寿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其父李元甫，光绪间苏州知府，后弃官返回故里，以私塾为业。李善基是元甫长子，自幼聪颖过人。据其长女回忆，善基3岁时，即随父读书习字，5岁时便可吟诗作文，9岁时曾作《“一”字论》，长逾五千言，乡里一时传为美谈。及长，博览好学。经史百家外，好务杂学，于佛典道藏无所不窥，医卜术数无不会心。因此，还珠楼主一生虽未进入正规学校学习，但早年所受的良好教育，却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2岁时，李元甫去世，家道中落。其母携家赴苏州投奔亲戚，善基始改名“寿民”。

李寿民22岁时去天津觅职。初任《大公报》校对、编辑。以精通翰墨，先后为傅作义、宋哲元延揽，担任中文秘书。1929年，受大中银行孙仲山之聘，为其次女孙经洵教授国文、书法。相处日久，师生相恋。因孙仲山极力反对，李寿民遂为孙家所逐。嗣后，孙经洵毅然离家出走，并于1932年与李寿民结为伉俪。

婚后，由于生活负担加重，李寿民始在友人鼓励下，尝

试小说创作，以增加收入。1932年，应津门《天风报》之约，用“还珠楼主”的笔名撰著《蜀山剑侠传》，交报纸连载。这部小说一问世，随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一时洛阳纸贵，风靡京、津。1933年，李寿民迁居北京，继续从事武侠小说的创作。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还珠楼主已成为名噪北方的武侠小说大家。

“七·七”事变后，因不愿为日伪效力，还珠楼主只身出走上海。始以卖字谋生，后为上海正气书局相中，即将其全部著作版权卖与“正气”。于是重操旧业，开始全力创作武侠小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还珠楼主的创作进入高潮期。除完成《蜀山剑侠传》五十五集（约五百万字）和《青城十九侠》二十五集的创作外，又写出《柳湖侠隐》、《长眉真人传》、《北海屠龙记》、《蜀山剑侠新传》、《大侠狄龙子》、《大漠英雄》、《黑孩儿》、《天山飞侠》等数十部武侠小说，构成了蔚为奇观的“蜀山系列”。而随着这些新作的陆续问世，上海滩出现了一股“还珠热”。还珠楼主的作品不仅以书刊形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还珠迷”，而且被搬上舞台，用戏曲的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长期风行不衰的文学现象。还珠楼主也因此成为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有着重大影响的作家，直接启导了其后新派武侠小说家金庸、梁羽生等人的创作。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还珠楼主移居苏州。1950年，应聘为上海天蟾京剧团总编导。1952年，任总政文化部京剧团编导。还珠楼主平生喜爱戏曲，素养很深。三十年代，曾编写过剧本数种，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甚为莫逆。解放

后，他的创作方向有所转移，陆续创作或编出《雪斗》、《白蛇传》、《岳飞传》、《秋江》、《打渔杀家》、《抗金兵》等京剧剧本和《岳飞传》、《大侠郭解》、《大侠剧孟》、《杜甫》（初稿）等长篇历史小说。1958年，因脑溢血造成左偏瘫，1961年2月去世，享年59岁。

还珠楼主的作品，构思奇绝，规模宏大，叙事离奇曲折，描写精致入微，文字雄深雅健，处处显示了作家丰赡茂美的幻想奇情。还珠楼主以他喷涌的文思、恣纵的想象和特殊的才华，构制出一个神话、志怪、武侠糅合的奇幻世界。在他的小说里，虽然更多的是剑仙飞侠、凶魔恶人，灵禽异兽，山精海魅、神兵利器，奇珍异宝，天府冥域、珠宫贝阙……以及由此诸种要素交织而成的正邪斗法、天人交战、应劫超生等超现实情节，但是，在这种种超旷涉虚的艺术描写背后，小说家又有其明确的世俗态度。他在致友人信中说：

惟以人性无常，善恶随其环境，唯有上智者方能战胜。忠、孝、仁、义等号称美德，其中亦多虚伪。然世界浮沤，人生朝露，非此又不足以维秩序而臻安乐。空口提倡，人必谓老生常谈。乃寄于小说之中，以期潜移默化。

正因如此，还珠楼主的小说里总是处处强调“以崇正为本”，作家虽然常常从正邪对立、道魔相斗入笔，但又时时注意表现劝善惩恶、除暴安良的主题。加之还珠楼主那英才天纵、新色生香、历历如绘的艺术表现力，使得他的作品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和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青城十九侠》是还珠楼主的力作，与《蜀山剑侠传》

齐名。小说第一回曾借矮叟朱梅之口说：“师弟伏魔真人姜庶……执意要创设青城一派，以传本门衣钵。头一代按照先恩师遗嘱，共只收男女弟子十九人。”《青城十九侠》即以朱梅的这段话为张本，着力记叙清初青城派剑仙的众弟子罗鹭、裘元、虞南绮、狄胜男、狄勿暴、纪异、吕灵姑、杨永、杨映雪以及纪登、陶钩、杨翊、陈太真、呼延鼎、尤璜、方环、司明、涂雷、颜虎等十九人修仙炼剑、行道诛邪、开创青城派的事迹。还珠楼主有意识要在《蜀山剑侠传》之外，别树一帜，将“天下第五名山”的青城山和川黔滇苗疆作为小说展开的背景，通过对“人世武侠”的生活经验及苗疆异俗的生动描写和对人情世故的深切体会，创造出一个可与“蜀山”（峨眉山）媲美的艺术天地。

与《蜀山剑侠传》不同，还珠楼主在《青城十九侠》中并不专注于飞剑法宝的神奇超迈，仙山灵域的瑰丽奇幻和想象构思的出人意表。在《青城十九侠》中，小说家以自己的苦心造诣与艺术加工，借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山川景物和当地民族生活为背景，把裘元、虞南绮夫妇的活动作为小说叙述主线，详细地展示了裘元夫妇、狄氏姐弟、纪异、吕灵姑等青城派弟子的生活遭遇和历经艰险、创立门派的曲折过程。字里行间，渗透了作家对“人情描写”的艺术追求；在详述众人出身行事的一连串惊险、奇幻、紧张、激烈的故事中，表达了正邪对立、善恶恶的思想感情。因此，比起《蜀山剑侠传》来，本书不仅更显得内容首尾连贯，结构相对完整、文字风格统一，而且小说家笔下的人物，更有浓厚的人情味，因而也更有独特的文学价值。

在写作上，《青城十九侠》最大的特色是故事情节奇幻

绝伦。作为一部二百五十万字的长篇巨制，其间不仅穿插了大小数十个奇异惊险、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且描写了众多出身迥异、经历曲折的人物，以及种种出人意表的物事。在还珠楼主笔下所创造出来的神怪与武侠糅合的世界里，正邪相斗，善恶相争、神怪搏击、禽兽厮杀、天人交战、道魔斗法、寻宝涉险、觅仙奇遇……直令人眼花缭乱，层出不穷，无处不令读者叹为观止而惊诧于小说家不可羁勒的想象力。其次是文字的秀雅清逸。特别是那些写景咏物的文字，折碎下来，俱不失为散文妙品，足可讽诵。此外，刻画入微而荡人情思，用典繁多而不露痕迹，亦不失为本书写作上的优长。

总览全书，虽然奇幻怪异，却又大抵来之于古代神话、六朝志怪、唐宋传奇，诸如《山海经》、《神异经》、《博物志》之类；其谈禅论道，修仙历劫，不外出于佛典道藏，《金刚》、《南华》之类。至其写景状物，则取法于六朝以来的抒情散文。此外，作者博闻，小说中也便引入了一些现代知识，例如第9回描写虞南绮与裘元夜观天体星群，实已含孕着现代天体学的宇宙观念；第52回讲到长颈苗用若干颈圈套在脖子上，使颈项变形加长。这实际是非洲一种原始民族妇女的习俗。作者取之用于小说，看似离奇，却是世间实有的事。因此，本书虽名为“武侠”，实际并非以技巧打斗取胜。而小说的奇思妙想，足以令人开阔胸襟，启迪智慧。

由于历史的原因，还珠楼主其人其作长期埋没于世，鲜为人知。为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这位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及其作品，我们决定选编《还珠楼主小说选刊》，重新整理出版。

《青城十九侠》为这套选刊之一，这次出版时，我们曾组织专人对原书进行了认真的整理。由于这部小说规模巨大，写作时间长达十五年（本书始写于1935年，直至1949年作者才写出本书的第二十五集），加以当时作者小说创作的最初动机，只是卖文为生；尔后又为书贾利迫，赶工写稿，因此还珠楼主的作品，多有重复、枝蔓、矛盾、错讹等弊病，这类弊病，在本书中也时有发现。

此外，由于作者在小说叙述中，很少注意时间转换与角色转换的技巧，往往其小说运用单一叙述观点尚未休止，迅即以作者本人的“全知观点”加以叙述；时空、角色的转换之间，又少有关联。加上作者习惯于旧的作文方式，不少文句在语法上不尽合理，行文时又常常不加分段，随意省略主词，这都给今天的读者阅读此书增加了不少困难。

本书原刊本为天津励力出版社和上海正气书局印行。这次整理，我们以励力出版社1941年的印本为底本，取正气书局1946年本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整理本加以参校，重新标点、分段，改正了显明的错字，对原书重复、矛盾之处作了必要的删削和订正。并酌情增添了一些关联词语，补入部分主词，调整了少量文句的结构；对书中出现的个别术语方言，另以按语形式加以简要注释，从而使小说正文更加明晰，全书的可读性也大有提高。

由于本书篇幅巨大，为节繁文，凡所校订，一律不再另出校记，以省读者观览之劳。

巴蜀书社编辑部  
1988年5月

## 目 录

出版说明	.....	( 1 )
第一回	白雪丽阳春 奇峰由地平涌起 青芒摇冷月 故人自天外飞来	..... ( 1 )
第二回	三千里 侠客走风尘 百丈坪 神童歼异兽	..... ( 36 )
第三回	斩螭蟠 初结火仙猿 阻山洪 再谒铜冠叟	..... ( 94 )
第四回	栖迟古洞 半夜得奇珍 轸念良朋 穿晶濑绝险	..... ( 157 )
第五回	骇浪失同舟 铁砚峰前逢鬼老 狂飙起匝地 金鞭崖畔遇妖禽	..... ( 197 )
第六回	碧桂林惊逢锦带蛟 红菱磴初谒银须叟	..... ( 244 )
第七回	成孝道 子职托灵猿 赌放邪 腐心哀旧雨	..... ( 281 )
第八回	身陷魔宫 鬼声魅影 魂销艳舞 玉软香温	..... ( 309 )
第九回	承奥诀 三关通窍要 调灵鹤 千里御风行	..... ( 345 )

- 第十回 下仙山 初逢神蟒 ..... (421)  
入古刹 巧获奇书
- 第十一回 燥雨蛮烟 双侣无心遭恶蛊 ..... (465)  
红桃绿柳 一行有命遇神医
- 第十二回 产神婴 古洞诛恶蟒 ..... (479)  
警异兽 绝壁采朱兰

第一回 白雪丽阳春 奇峰由地平涌起  
青芒摇冷月 故人自天外飞来

话说灌县宣化门外，有一座永宁桥，是竹子和粗麻索做的。这桥横跨江上，长有二三十丈。桥下急流汹涌，奔腾澎湃。每当春天水涨，波涛电射，宛如轰雷喧腾。人行桥上，摇摇欲坠。不由你不惊心动魄，目眩神昏。及至一过对岸，前行不远，便是环山堰。修竹千霄，青林蔽日，趁上溪流萦绕，绿波潺潺，越显得水木清华，风景幽胜。

离堰半里，有一小村，名叫裘家厂坝。全村并无外姓，只得百十户人家，倒拥有一二百顷山田果园。裘氏世代都以耕读传家，房数也不算多。彼时灌县民风，又极淳厚。所以全族甚为殷富。

近村口头一家，是裘姓的么房（川语：么房即最小一房）。房主人名叫裘友仁，妻子甄氏，乃祖曾为前明显宦，明末大乱殉节。他父亲裘继忠，因为自己书香华裔，世受先朝余恩，明亡以后，立誓不做异族官吏，只在家中料理田亩。隐居不仕，丰衣足食，倒也悠闲。只是妻子老不生育，直到晚年，亲友苦劝，才纳了一个妾。第二年生下友仁，过了四五年，又生了一个女儿，名叫芷仙。

友仁七岁，继忠夫妻，相次病故。友仁兄妹，全靠生母守节抚孤，经营家业。友仁长到十七岁上，刚刚娶妻不久，

他生母也因病逝世。且喜甄氏娘家是个大姓，人又贤惠，帮助丈夫料理家务，对芷仙也极友爱。友仁虽秉先人遗训，不求闻达，却是酷好读书，闲来也教教妹子。

他有一表弟，名叫罗鹭，是成都人，比友仁小一岁，比芷仙大四岁。从小生得玉雪可爱，聰敏过人。他家原是富商，与裘家守着一样的戒条。他父亲在成都经商。小时随了母亲，到裘家探亲。友仁的父母，很爱喜他。彼此同心，便由双方父母，与芷仙订了婚约。

罗鹭平时和友仁便是莫逆；常时你来我去，一住就是一月两月，谁也舍不得离开。那时芷仙，也一年比一年出落得美丽端淑。亲上攀亲，好上结好，一个得配这般英俊夫婿；一个得着这般如花似玉的淑女为妻，那有个不高兴之理？偏偏先前因为彼此都未成年，自难合卺。后来又值两家都遭大故，四川礼教观念至重，居父母之丧，哪能谈到婚姻二字！谁知就这几年耽误，便使劳燕分飞，鸳鸯折翼！两人都几乎身败名裂。虽说前缘注定，也令人见了代他难堪呢。

原来罗鹭生具异稟，胆力过人。虽和友仁一样，也读读书，不废书香世业；他却别有一番见地。常说：“读书除了会做人外，便是猎取功名。我们既不做亡国大夫，猎取功名当然无望，却眼看着许多无告之民，受贪官污吏宰割。我们无权无勇，单凭一肚子书，也奈何人家不得，只好干看着生气，岂是圣贤已饥已溺的道理！那么我们功名不说，连想做人，也做不成了。再要轮到自己头上，岂是读书可了的？何如学些武艺，既可除暴安良，又可防卫自己，常将一腔热血，洒洒孤穷。多么痛快呢！”

因为他心中常怀着这种尚武任侠的观念，十五六岁起，  
2

便到处留心，随时物色奇人异士。直到父母死后，自己又是独子，连姊妹通没一个。拥有极大家财，又有父亲留下的可靠老人经管。每日闲着无事，不是到灌县去访友仁，便在家中，广延宾客，结交豪士。末后居然被他物色到两个有名武师，早晚用起功来，连友仁那里，有时因久别想念，都是着人去请，而不似以前自己亲身造访了。

至于他那位青梅竹马的爱侣聘妻裴芷仙，虽因少年血气未定，也未始没有室家之想；但一则父丧未除，二则那两位武师都说内家功夫，要练童子功才能扎下根底，最好是终身不娶，否则也等练成再完婚。最使他为难便是这一件事。一则自己没有弟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二则不要既太对不起友仁兄妹，自己也委实难于割舍。只好和两武师明说，妻是万万不能不娶的，须等到功夫练成以后。

他本有天生神力，又经高人指点，虽只三年功夫，已练成一身惊人本领。又因好客仗义，挥手千金，更得了一个侠士雅号，越使他兴高彩烈，慨然以朱家、郭解自命。

友仁人最本分，和他感情虽是莫逆，主意却甚相反，觉得他闹的不成样子。又听了他管理家业的老人说，少东用钱如泥沙，近来已年有亏耗。尤其侠士之名一出，官府已经加以注意。虽仗着乡绅世家，奥援不少，终非善法，越发代他着急。想来想去，只有赶紧将妹子嫁过去，早一点收束他的身心，省得早晚闹出事来。

好不容易盼得他服满。友仁年纪不大，倒也灼知人情世故。知道人在迷途，只有从侧面想法，但只良言相劝，是无用的。先是故意好几月不往成都去，到了他服满之日，一面命妻子将利害婉告芷仙，劝她不可过事拘泥，一面借着田里丰

收，收拾了一间精舍，请他前来赏花饮酒，盘桓些日。

罗鹭正因心上人两年未见一面，友仁又和自己情投意合，从未用迂腐的话劝过自己。良友久隔，本就异常思念，这次也许是请来商量吉期。好在眼前武功，已练得很有样子，不必需人指点。到他那里，闲时也是一样用功。一接信，兴高彩烈地赶了来见面。

友仁只推说乡里事忙，少去看望，更不谈催他完姻之事。二人叙完阔别，罗鹭照例请见表嫂。友仁答道：“内人同舍妹，昨日因为长房二姊要出阁，接去帮做嫁衣了。就在村后不远，已着人送信，少时便会回来的。”

罗鹭闻言，不禁心里一动，脸上微红，竟泥刺刺不往下再说。见友仁还睁着双眼，覩定他的脸上，似要等他答话，只得遮饰道：“表嫂帮助你照管这一大片家业，你又专好读书种花，真能干呢！”友仁道：“你莫说，倒真也亏他呢！”

话犹未了，一个长年（浙江方言称长工为长年）进来回道：“大娘请得小姐回来了。”

罗鹭闻言，便偷偷举目往外望去。半晌不见人影，耳边似闻莲步细碎之声自厅侧甬道由近而远。正觉有些怅惘，又听友仁对长年道：“你去对大娘说，表少爷爱吃她做的渣渣咸菜和血豆腐，把腊肉也多切些蒸起（上三种食物，为蜀中民间常食名产。乡间中人之家，每值秋末以后，直至次年夏季，均有大宗预备。客来即煮，物以外购为羞）。再挑些水豆豉，把豆花点好，就出来见客。”长年领命自去。

罗鹭暗忖：芷仙近年老远着自己，一见就躲，令人心头闷气。其实这也难怪，一个女孩子家，习俗缚人，见了未过门的丈夫，哪有随便谈笑的胆子，不怕人家羞么？又不比

小的时候，看今日神气，他再和上次一样害羞，恐怕又见不成，连明日后日，也未必有空。这一次又算是白来了。

正在沉吟遐想，友仁忽道：“你看我真笨！天离吃晚饭还早呢。既约你来赏花，叫你陪我闷坐，快随我到后面竹园看菊花去。”罗鹭本有一肚子话和友仁谈笑，不知怎的，觉得没有兴致。闻言极为愿意，便随了友仁，往后园走去。

这里原是走熟了的。罗鹭暗想：从这厅走过圆长甬道，出门经假山后，一片竹林里面，便是他夫妻的卧房。房后有三间竹楼，以前芷仙曾在那里消夏。如今凉秋九月了，不知今天还在那楼里住不？边想边走，刚出甬道，即从一间小书房后面，绕进园去。

斜阳影里，只见丹枫照眼，满园秋色。一片十亩大小的菊畦里，数百种各色菊花，在秋风寒露中争妍斗艳。再趁着四围的绿松，又有奇石森列，真是景物清丽，令人目旷心怡。

二人沿着菊畦，指点黄英，载品载笑。正行之间，猛见路旁坡上花畦里似乎动了两处。友仁忽于此时告便先走。罗鹭疑是什么野兔之类窜入，怕践踏了名种，刚将身往坡上一纵，倏见畦心一片菊花丛中，有一两朵极鲜艳的大花朵长了起来。不禁心里怦的一动，待要回身退去，略一寻思，重又立定。脱口说道：“表嫂表妹，怎的在此？”

原来那往上长起的，并不是什么菊花，恰是友仁的妻子甄氏和芷仙二人。甄氏只是荆钗布裙，手里拿着一付长竹花剪；芷仙想是归家不久，便随着嫂子匆匆走到花畦。华妆犹未卸完，因怕泥污了衣服，两只长袖挽齐肘间，露出一双又白又嫩、新藕一般的皓腕。一手提着一个竹皮编成的花兜，里面已放有十几朵硕大的白菊花。云裳锦衣，朱唇粉面，站

在万花丛中、夕阴影里，越显得玉肤如雪，洁比凝脂。花光人面，掩映流辉，神采照人，艳绝尘世。

芷仙先时虽经甄氏一再劝说，如见未婚夫婿，不要忸怩害羞，并没料到甄氏暗使促狭，骗她同往花畦剪菊。起初听见友仁和罗鹭笑语之声，便有些心头作慌，打算回去。甄氏悄说：“现时要避，已来不及，你出去正好遇上。他们在下面必看不到坡上，也不会往这里来。不如将身微俯、暂时闪过。等他二人走后，我们再走。”

芷仁无法，只得依了。待花缝中望见友仁，引了罗鹭，逐渐走进坡前，芳心中已自焦急。刚幸友仁转身，猜罗鹭也势必跟去。谁知甄氏，早打了主意，故意装作失足，往前一滑。芷仙素来忠厚，没有机心。见嫂子要跌，连忙用手去扶，甄氏就势将她一拉，芷仙一个冷不防，不由随了她同时站起。偏偏罗鹭又误会坡上花畦里有了野兔，将身往前一纵，恰好碰头对面。

就在彼此微一怔神之间，把芷仙羞了个满脸红霞，心头乱跳。也不顾丰草碍足，丢下花篮，折转身躯，一路抖着长袖，便往坡后边，慌不迭地退避下去。罗鹭才得看清来人面貌，果然见面就躲，好不又爱又惜！更怕她脚小滑跌，又不便出声相阻，反而呆在那里。

友仁解手回来，看见这等情形，暗自心中好笑。这时甄氏已从菊畦中款步走了出来，与罗鹭见礼。友仁故意埋怨他道：“罗弟远来，你怎么不到厨下招呼，却领着妹子，在此剪这菊花则甚？”

甄氏道：“那才稀奇！事情还用你说呢。我看豆花还没有开锅，天也还早，叫伙房（川语：厨子）添蒸了几截嫩